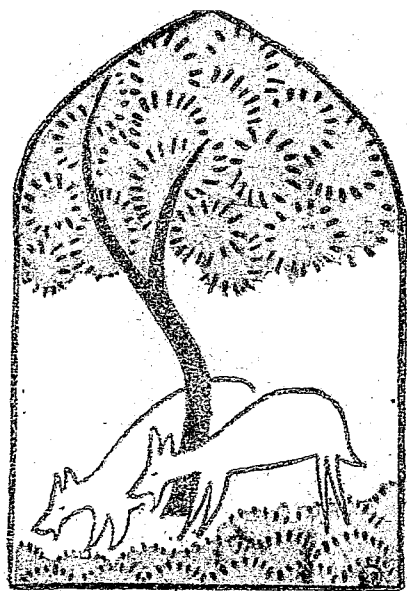


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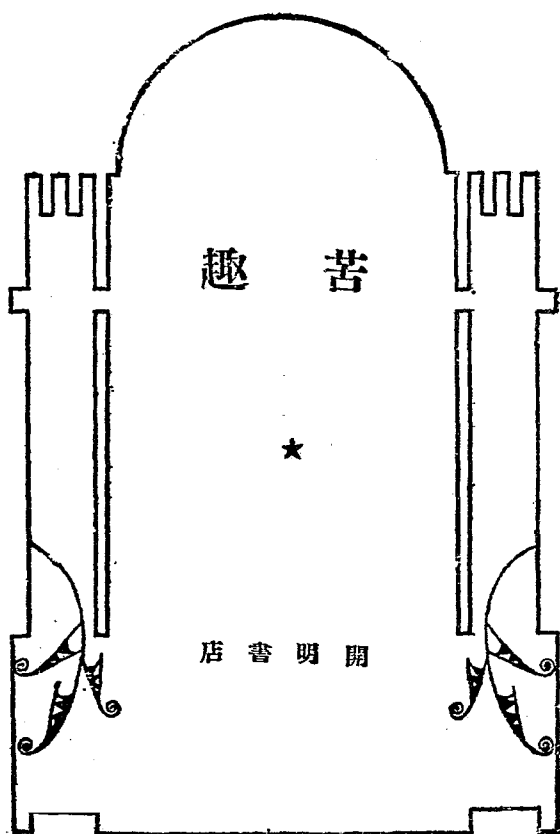
苦





**Invitu!**

*De P. Dupuis.*



呈給識苦知趣的友人

|    |    |    |    |    |       |    |     |    |   |     |    |
|----|----|----|----|----|-------|----|-----|----|---|-----|----|
| 運動 | 打靶 | 官被 | 拍賣 | 夾帶 | 科學的手淫 | 牲口 | 老沒根 | 珍品 | 刀 | 安樂窩 | 插畫 |
| 一八 | 一六 | 一四 | 一二 | 一〇 | 九     | 七  | 六   | 四  | 三 | 一   |    |

|               |    |
|---------------|----|
| 洗澡            | 二〇 |
| 囚 醫           | 二三 |
| 罪的標識          | 二五 |
| 燈             | 二六 |
| 苦 力           | 二八 |
| 茶 園           | 三一 |
| 撮 合           | 三三 |
| 賭 博           | 三五 |
| 「犯罪」和「處罰」     | 三七 |
| 好 漢           | 四〇 |
| 囚 人 的 心       | 四二 |
| 「家常便飯」與「告老還鄉」 | 四三 |

|    |    |    |    |    |    |    |    |     |      |    |    |
|----|----|----|----|----|----|----|----|-----|------|----|----|
| 秩序 | 平等 | 自由 | 博愛 | 死門 | 暗殺 | 火爐 | 點名 | 免心焦 | 生活問題 | 節  | 沙漠 |
| 四五 | 四八 | 五〇 | 五二 | 五三 | 五五 | 五七 | 五九 | 六一  | 六四   | 六九 | 七五 |

|           |     |
|-----------|-----|
| 男子國       | 七七  |
| 鬧         | 七九  |
| 「恩教」與「特教」 | 八三  |
| 法律的效能     | 八五  |
| 倒懸        | 九一  |
| 音樂會       | 九四  |
| 一個銅子的恩惠   | 九六  |
| 老朋友       | 九九  |
| 讀書問題      | 一〇一 |
| 信         | 一〇三 |
| 賊         | 一〇四 |
| 極樂世界      | 一〇七 |

安樂窩

說監獄是一個安樂窩，誰都不會相信的吧！然而，在監獄裏，誰都很現現成成地有得喫，有得穿，住房子更是不成問題；這些雖然祇是些不堪……的，然而，總比不在監獄裏的那些貌爲自由的無形地被着重重迫壓的奴隸們餓着肚子找不到喫，凍着身子弄不到穿，甚至連想求個「人的堆棧」似的小房子的一角來藏身都不得……總可以說是好過幾倍了吧？那末，怎麼能說監獄不是「安樂窩」呢？

離開生活而說享樂，那末，監獄也着實可算是一個供人享樂的地方。人們聚餐，跳舞，逛遊戲場，進戲園，賭博，甚而至於嫖娼頭，嫖姑娘……其唯一的目的，祇不過是一句話：『享樂而已。』然而，享樂之道多着呢，監獄裏何獨不可？

講到發明吧，監獄裏着實發明幾件東西，是世界大科學家大發明家的腦子裏從來不曾有過的。

總之，監獄是另一個世界，說牠是安樂窩，還是「見其偏未見其全」的謙遜話呢。謂予不信，請讀以後諸篇。

## 刀

先來講一件發明。

監獄裏不許有刀，凡是坐過監獄的人都知道這是事實。所以監獄裏，凡是喫的東西，像那青菜呀，蘿蔔呀之類，都是整棵整個地咬着喫。然而，這到底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於是便需要發明了。

有頭腦有思想的人總是喜歡思想。在這個安閒恬靜的地方，越是思想豐富。

監獄裏既需要着刀，於是人們（這里是指被囚在監獄裏的人們）想

想着，刀便產生了。這刀，是用什麼東西做的呢？洋鐵皮。然而，洋鐵皮又從那裏來的呢？現在且不加說明，等有別的機會時再說。那刀的製法，是把洋鐵皮在磚（磨石的代用品）上使勁地磨——最好是先在火裏燒過。這樣磨，磨，磨到後來，便自然地變成一把鋒利無比的大有用處的刀了。

如其不信，可以實地試驗。

### 珍品

什麼是珍品？人們所認為珍品的是什麼？貴重的飾物都是被稱為珍品的，所以舉凡手鐲，耳環，指環，踝鐲（此品近代人已廢棄不用）之類，都在珍

品之列。

我現在要說說監獄裏的珍品。

自然，獄囚也一樣是人，所御的珍品也當然脫不了是手鐐、踝鐐之類。不過，一般人的珍品是金的，銀的，綴珠的，綴寶的，獄囚的珍品是鐵的，木的，綴鍊的，綴鎖的；一般人的珍品是可以自由買賣的，獄囚的珍品是買不來的，賣不掉的；一般人的珍品的名稱是鐲、環、戒子（指環的俗稱）……獄囚的珍品的名稱是鐐、鐐，木狗……

同樣地可以在人們面前矜奇炫異，誇己驕人，誰配——而且誰敢隨意御用這種珍貴的飾物呢？

## 老沒根

現在要講一個典故。

「老沒根」多麼新鮮的詞兒！許你還沒有聽到過吧？真的，憑你讀過了五車十車的書本，遍覽了古今中外的冊籍，你能找出這典故的來歷？

原來，這典故不出在任何書本上，而出在普遍的監獄裏。

那末，這「老沒根」的典故是怎樣起原的？牠的意義是什麼？

喏，法律上有一種叫做「無期徒刑」的規定——這個名詞的意義，想你是懂得的吧？就是，人們做「錯」了事，犯了「罪」，犯到極重極深的罪，然

## 性口

講一件趣事給你聽。

而還沒有到「槍決」「砍頭」的那種程度；於是，法律家爲了「懲儆」又爲了「人道」起見，便把他塞進「無期徒刑」的範圍；意思是他雖然是一種「徒刑」，然而却永遠沒有出獄的希望，除非遇到了什麼「特赦」或者是橫着從「牢洞」裏被「拖」出來。

於是，「老沒根」這典故的意義就容易明白了：牠便是犯無期徒刑罪者的綽號，就是永遠沒有傳達生氣的「根」了。

監獄裏一樣可以攀相好，監獄裏一樣可以嫖娼頭，監獄裏一樣可以獲得性的滿足。這是怎麼說呢？一般人可以結婚，可以戀愛，可以姘，可以嫖，因為隨處可以找到異性，所以，那些事，自然不難隨意辦到；監獄裏是絕對禁絕男女同獄的，又那來的異性給你結婚，戀愛，姘，嫖，滿足你的性的欲求呢？喏，一般人在容易找到異性的地方與時間，尚且有所謂「同性戀愛」，那末，監獄裏有的是同性，何獨不可同性戀愛呢？所以，同性戀愛在監獄裏是大行而特行。

不過，一般人稱做「同性戀愛」，監獄裏却另錫一種嘉名，稱做「養牲口」；就是稱被愛者叫做「牲口」，由愛者供給他日常的食用——如下飯的菜，禦寒的衣之類——正如人們養妻子一樣。

手淫！這不消說得，現代的青年們，足有百分之九十九在虔誠地奉行着這種偉大的工作，當然很明了這個普遍的名詞的意義。

在監獄裏，當然，手淫的工作比起一般人來要勤些，而且要精進些。一般人只知道手淫是足以享樂的，而獄囚們更能懂得如何充分享樂。

有思想的藉着思想而有所發明，有研究的憑着研究而有所獲得。關於手淫，經過獄囚們的研究和研究的結果，於是判別出「科學的」與「非科學的」之分了。

一般人的手淫，不消說，自然是非科學的了；此間另有所謂科學的。他們所製定的科學的手淫的術語是：

『春三，秋四，冬滿把，

四五六月使用兩。』

#### 夾帶

記得長者先生們曾經像講故事般說過從前科舉時代一班童生們秀才們舉人們進士們……有所謂「夾帶」的事；還有，學生們逢到考試的時候，也有「夾帶」那麼一會事。那些，稍微懂得些人事（？）的人們，我想總該

明了得熟而且爛了吧？現在告訴你一些監獄裏「夾帶」的事。

監獄不是考場，也不是學校，——雖然這裏面很有些在學校不容易學得的功課，——自然用不着什麼「夾帶」的舉動。然而，竟免不了需要「夾帶」，這道理從那裏講起呢？監獄本來不是個講理的地方，那里還有什麼「道理」？那末，且述說那「夾帶」的事罷。

大家都明白衣食住是完成於天時，地力與人工，然而，如今却憑空添了一種居間物——金錢，因此，人們的生活，好像是唯金錢是賴了。監獄雖是個衣食無虞的場所，然而，沒有錢到底有許多事是不方便的。監獄裏是絕對不許私帶一錢的，有錢，必須存在庫（？）裏，限額領用，更是感到麻煩，於是，「夾帶」的事便舉行了：

監獄有准許「探監」的例，獄囚們就偷偷地囑咐或是捎信給他們的親屬或戚友，下次來「探監」的時候，夾帶些銀元或鈔票來。怎樣夾帶法呢？原來「探監」者照例可以送些禮物如饅首，魚肉，鷄鴨（都是熟的），以及衣服之類給被探視者，於是，那銀元或鈔票，就不斷地在饅首，魚肉，鷄鴨，以及衣服等等之內發現出來了。

你道這「夾帶」的方法妙不妙呢？

### 拍賣

因為金錢可以流進監獄，於是，監獄裏的人們也就不免受着經濟的影

響而造成一種特殊的經濟制度了。這種制度非常的厲害，初進監獄而沒有監獄經驗的人，沒有一個人能戰勝牠，而且沒有一個人結果不弄到「赤貧如洗」——除非另外有了接濟。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新差」（監獄裏稱初進監獄的叫「新差」）進了監獄，就有一班「苦力」（老沒根們的專司）們前來獻殷勤，同時就冷眼估量你的財產（衣服被窩等等），如果你的財產稍微可觀的話，他們就格外對你親熱了：今天送一碗「雜麪條」給你喫，明天送一碗「燴火燒」給你喫，後天送一碗「餃子」給你喫，這個送了那個送，那個送了這個再送；如果你要用錢的話，他們就不斷地借給你。這樣過了幾天以後，正當你銘感着他們的好意的時候，他們却扳起臉來向你總算賬，逼着你捐信到家裏去。

「夾帶」進來。如果「夾帶」絕望了時，於是，你的財產（衣服被窩等等），便頃刻「羊肉當狗肉」「燒酒當冷水」也似的「三文不值半文」地被拍賣了。你也就立刻成爲一個赤貧赤貧的一無所有的人，而他們的慇懃，親熱呢，也就隨之俱去了！

你想，這種特殊的經濟的壓迫，可怕不可怕呢？然而，現社會不也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 官被

說起「官被」，唉，真是可憐！那些把私有的財產被他們盡情地拍賣了

的人，一到冬天——夏天還不要緊，——就不得不靠着那「官被」以挨度那嚴寒的長夜了！

那「官被」是五幅五尺來長的粗布縫合摺連起來的東西，裏面包着的是重彈過的舊而且爛的棉絮，既絕無隱意，又非常狹小，而且，那棉絮並不

用線來固定一下，你如果撮住被窩的這角提將起來，那爛舊的棉絮便立刻滾到那角裏去，粗布上絕然惹不住一些芒。

這是公家的東西，約在十一月中旬才從上頭分發下來，無論你監房裏有多少人，照例是每監房祇發一條。自己有被窩的，當然不生問題。但假若這監房裏的七個人（每監房通常都住六七個人，四五個人的監房是少有的），不幸他們的財產都被拍賣掉了，都沒有衣服和被窩，那末，諸位，試閉目想想，

他們的傷促，瑟縮，徬徨，苦惱……的情境，成個怎麼樣的景象？

阿呀！我不忍說！我不忍說！

### 打包

說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人不是鋼鐵打成的一件傢伙，終究是慈愛的母親經營了十月懷胎的苦痛，並且費了好幾年心血千辛萬苦地撫養起來的一塊柔和的「肉」，那堪承受悲哀的重壓和刑具的桔梏，以及飢寒，暑，溼等等的侵襲呢？！可憐的一無所有的囚犯，死之神愛上他們了！她遣病魔做她的先驅，先期降臨到他

們那里，於是，他們就不期然地蒙頭睡着！

睡，是調節身體和精神的最好的方法，凡是動物，都是需要這個的。然而，無論那一件事，有利終必有弊，多睡了或失時了就要弄出病來的呢。而他們，真可憐，失眠於嚴寒的冬夜，困憊於酷冷的冬日，於是，懶懶然，沉沉地，昏然欲睡了。睡罷！越睡越懶，越懶越睡，於是病了。病，接着就是「死」的一幕了。

說起來真奇怪，住在監獄裏的人，除了晚間以外，無論何時都不能睡！  
一睡便病！一病便死！這是千真萬確，醫藥無效的！監獄裏的死亡率的有增無已，許是這些緣故。

死，監獄裏的術語：南方是「拖牢洞」；北方是「打包」。

## 運動

因了監獄裏死亡率的有增無已，監獄的當局恐怕受「處分」就生出「補救」的法子來。是些什麼法子呢？便是預備囚醫（皇家有「御醫」軍隊有「軍醫」學校有「校醫」牲畜有「獸醫」那末，監獄裏的醫生當然是「囚醫」了）使他們運動，並給他們洗澡。現在先來談談運動：

「運動」這個名詞，包含着兩種意義，這大概是誰都知道的吧：一種是「人」的運動，一種是「事」的運動。人的運動是使人的四肢百體以及腦筋思想因運動而靈活，健全；事的運動是使某一種主義或是某一個黨派因

運動而進展，成功。這里所說的運動，當然是屬於前一種的，絕對沒有後一種的絲毫意義。

普通的運動，不外乎跑，跳，器械，柔輦，以及球呀彈呀之類。囚徒們的腳踝之間是綴着鐵鐐的，那跑和跳的運動當然沒有他們的分，就是器械和球彈之類，因為監獄的當局要下本錢的緣故，也是想也不用想，所可能的，祇是所謂柔輦運動了。現在且看看監獄裏的柔輦運動：

監獄裏運動時間的規定是每月一次，每次十分鐘。每到「運動日」，獄長，看守長，以及看守員們都全班出馬，先在各「要塞」密密地填了防，然後到監獄裏，叫囚徒們就在室內排了隊，獄長發出一道命令：『開步~~~~走』於是，千百副鐵鐐齊聲『索郎！索郎！』地響將起來，每一個囚徒的兩條腿，都

不很自然地一上一下地移出室外，在狹小的圍着高牆的空地上開始繞起圈來。走不上兩個圈兒，那十分鐘的規定的時刻到了，於是，如魚之貫似地依舊一個一個地被驅進獄室。這樣，所謂運動，便算完了事。

你如果想還要運動一會，那末，請你再等一個月。

## 洗澡

接着說洗澡罷。

「洗澡」誰都知道，是衛生家倡導出來的，自從衛生家倡說洗澡是有益於衛生的以後，人們才懂得洗澡的意義，否則人們只知道是使身體一時

的爽快罷了。

監獄是個絕對不衛生的場合，或者似乎是不配「衛生」的，然而，監獄的當局者想漂漂亮亮，（「防免疾病」只是說說罷了，報告上好聽些是真的，）居然也講究起衛生來了。

洗澡，事前的預備，自然是些築浴池，建浴室，以及購置浴巾等等的平凡的事。然而，這樣的事，因為要費錢費工夫的緣故，一年至少要忙碌兩次，每次至少要費兩個月的光陰。一切都佈置好了，這纔開始給罪犯們洗澡。

洗澡？比運動還難！還有，趣！時間的規定是每隔兩個月洗一次，每次五分鐘，每一批是十五個人下池，不准多，也不許少。

諸君！你試閉目想想：那浴室的溫度，那池子的容積，那浴者的情狀……

哈哈，你不必親眼看見，你已經能夠得到一種深切的印象了。

那浴室，簡直像個冰窖，要是在冬天。那池子，十五個人進去，立刻被擠滿了，活像一個羅漢堂。那水，淺得淹不住腳背。而且，五分鐘，祇五分鐘呢，連脫穿衣服的時間都在內。有幾個腦子靈活些的，預先把衣服脫了去，還可以洗牠一二分鐘，否則，連想下水潤潤腳都來不及。而且，那樣少的水，這樣多的人，你看，不洗倒還可以，洗洗却反而把身體洗髒了！

這樣而說能衛生，能却病，誰相信呢！

## 囚 醫

跟着來談談囚醫。

一個醫生而自願被任爲囚醫，他的技術是可以想見的了，——除非他是別有那種與衆不同的志願。

罪犯要見一見囚醫的面，真是千難萬難！——即使見了面，也並不診脈看病，只問問喫飯與否，發熱與否，接着便是一服「湯藥。」——每逢看守員報告上去『第幾號罪犯有病』的時候，便送下來一服湯藥。這湯藥，是無分冬夏，不論症候，凡人一律的，好像監獄裏祇有這麼一個藥方，或者是囚醫祇

懂得這麼幾味藥。

藥不對症，這誰都知道對於病人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囚醫在罪犯們的  
心理中，不是可親的，而却是可怕的！你說我形容得太厲害吧，請聽監獄裏唱  
出來的歌謠：

『想生病，

白日睏；

想斷氣，

去就醫！』

## 罪的標識

且說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們走進了動物園裏，我們會看見奇奇怪怪的見所未見的飛禽走獸。在各種飛禽中間，最易惹起我們的興趣和美感的，要算是鶴的「頂」雞的「冠」，以及某種鳥某種鳥的「頂翎」（我不知道這一撮毛的名稱，姑且杜撰這麼一個名詞）了。那種「頂翎」在圓毛動物中間，却很少見。

現在，監獄裏的人們，却每個頭上都長着一撮特異的「頂翎」，看去煞是好看！這「頂翎」怎麼會長成的呢？乃是人們一進監獄，自由便完全失却

了——雖然不坐監獄的人們也未必見得自由，——由着他們任意擺佈；人的頭髮是會得長長的，而監獄裏剃頭是有規定的，論季或是論節，也有每隔半年才剃一次的；剃的時候，照例要在頭頂「天門」的地方留出指頭般大的地位，永遠不剃，——說是「罪的標識」。

所以，如果你走進了監獄，宛如走進了動物園，——尤其是在他們新剃頭的時光。

燈

又是一件發明。

監獄裏是不准有「火」的，當然是不許點燈，除了看守員的手燈和應有的路燈以外。所以入夜的黑暗是黑暗得「不堪設想的」，然而人們（這裏是指讀書識字的人們）多半歡喜讀些書或是寫些字的，而這些都是「犯法」的呢，當然不敢在白天裏公然讀寫，必得等待，等待，等待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於是，那給與光明的「燈」的發明，便應運而生了。

這燈是這樣做成的：設法找到一個盛過雪花膏的瓶子——如果找不着的時候，可以向「苦力」們買（苦力們怎麼會有這些東西的呢？這個以後再告訴你）——再找一個洋鐵罐子或是一塊紙版，於是，先把瓶蓋戳一個小洞，從「大破」或是自己的衣服裏挖出些棉絮來，撚成一條燈芯，穿在小洞裏，再把洋鐵罐子開一個口，把瓶子塞入，這樣，再用些油，燈便成功了。至

於用紙版，那就得先將紙版做成圓筒，然後開口，加蓋，這是凡曾坐做小學校的冷板凳而學習過「手工」的人們都會很純熟地製作起來的。

有了燈，於是你讀便讀，你要寫便寫，都十二分地方便了，——祇要瞞過了看守者。

### 苦力

「苦力」你們大概懂得這個名詞的意義吧？凡勞苦賣他自己的氣力的人們就叫做苦力，若是用一個時髦的外國文字來寫——現代的作家，往往歡喜在本國文裏夾寫着幾個不是人人都能懂得的外國字以自眩學問。

淵博，因此，我也來學學時髦——便是叫做 Cool，牠的譯音是「苦力」，而牠的意義也還是「苦力」。

你們不以爲奇怪嗎？監獄裏居然也雇用起苦力來了。真的，連我也很覺奇異，怎麼監獄裏也雇用苦力呢？然而，在熟悉內幕的人看來，這並不算是一件令人驚異的事。原來監獄裏的苦力，祇是在監獄裏的人們當的，並不是外來的（在這里也可說不是舶來品），所以無需雇用。然而，在監獄裏的人們多着呢，智的，愚的，村的，俏的……種類很多，那苦力的職分，是那一類人當的呢？前面提起過的配做典故的「老沒根」們當的。在監獄裏，差不多老沒根就是苦力，苦力就是老沒根。

監獄裏苦力的工作，就是開牢門，關牢門，掃牢地，散囚飯，以及「維持秩

序」(?)等等;此外便是做生意,買賣一切,包辦「私信」,以及敲「新差」的竹槓了。——其實新式監獄裏叫做「苦力」,舊式監獄裏便是「牢頭君子」。

新刑律上還有一種罰服苦役幾個月乃至幾天的輕「罪犯」,那也是叫做「苦力」。可是,這種苦力,却遠不同於那種苦力了:煮飯是他們,撒糞也是他們,挑水是他們,扛煤也是他們,煎藥是他們,「打包」也是他們,不分香臭,不管難易,不問貴賤,不計精粗,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們。住呢,比監獄還要黑暗還要齷齪的「拘留所」——小監獄;喫呢,等監獄裏的人們都喫飽了以後,剩多少喫多少,沒有固定的口糧。那種情狀,不用你閉眼思索,你就可想見其大概了。但是,有一件事是足以自慰而自豪的:不分冬夏,不問晴雨,鎮日價

跑出，跳進，肩這樣，挑那樣，一刻不停地做着「全身運動」，並不像監獄裏的人們眼巴巴盼望了一個月才獲得十分鐘的運動！

### 茶園

我已經告訴你們，監獄也同樣是一個行樂的場所；你們已經知道監獄裏有戀愛，有姘，有嫖等等的「私通」的事情。現在，讓我再來告訴你們一些關於「性」的趣事：

『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不是迂夫子，他一定會懂得這兩句話的意義。因此，除了無知的孩子以及白癡病者以外，大概都有

相當的知識和欲求——關於「性」

在娼妓制度盛行着的現代，「打茶圍」這個名詞，我相信已被普遍地懂得，甚且已有許多人實地經驗過那種趣味。自然，這種風氣也很容易流進監獄裏了。

「打茶圍」的主要的角色是狎客與妓女，其他呢，便是給他們盤桓調笑的屋子以及鴛母，娘姨，「朋友」等等雜角了。監獄裏的狎客，不消說，自然是被囚在監獄裏的人，是那些有了外來的「接濟」的人；妓女呢，就是那班「兔子」——「兔子」這倒要預先解釋一下，否則你必將「莫明其文章格：「兔子」就是「牲口」，沒有了養主的「牲口」稱做「兔子」，你們已經知道了「牲口」的意義，那末，「兔子」這詞兒，就不必費勁地來說明了，

## 撮合

——搗母是「苦力」們當的，「老沒根」們當搗母的，確是名副其實，房子是不成問題，有現成的監房在；娘姨和「朋友」呢，誰願意，誰就臨時扮演起來。

監獄裏「打茶圍」的手續是這樣的：你若是選定了「妓女」，先獲得「搗母」的許可，然後到「妓女」的屋子裏去，或者叫「妓女」到自己的屋子裏來，像一般人「叫出局」一樣。於是，便可以任你盡情地娛樂了。

「撮合」，俗語說是「拉皮條」，是專門拉合男女實現性行爲的一種

職責。監獄裏雖然找不到異性，然而同性間的「撮合」也並不見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現在且來談談監獄裏的「撮合」。

你要是中意了誰，想春風一度，而患無機緣，這時，便要靠着「撮合山」——苦力——的力量來「撮合」；或者是苦力們想找些「外餉」，便覷定可以「撮合」的人來做這「撮合」的事。情形是和一般人的「拉皮條」完全一樣。

呵！監獄真不愧是一個行樂的地方！

再來說一種遊戲。

以賭博爲遊戲，在現社會已有很遠的歷史，姑不論其原始的意義，即以「消遣」而說，實足有令人流連忘返者。博具的花樣之多，一時難數；我們所常見的，有「麻雀」、「牌九」、「花和」、「骰子」等等。這些，幾至於婦孺都曉，家弦戶誦，無論是都市，是鄉村，劈拍栗六，呼么喝六之聲，通宵達旦，處處皆是。博風之盛，也最是現社會特具的色彩。當然，這種普遍的風氣，那有不會流傳進監獄的道理。

監獄裏照例禁止賭博的，自然不容現發現博具。然而，人們是自小傳習慣了的，怎禁得住不給染指？於是，千方百計，設法製作出博具來，以供應一般的需求。因此，「骰子」，「麻雀」，「花和」，「牌九」……一件件在監獄裏面活動起來。

博具的製作，很簡單，很輕便，牠的製造法是這樣的：「買」幾張紙，做一些「糊」，把紙一重重地糊牠厚來，貼在壁或板上，陰乾了，揭下來，便變成了硬紙版，把牠「剪」開，使牠成爲所想定的許多同樣的長方條或塊，再用些「紅」和「黑」的顏色，依着種類，畫上點，字，和花紋：這樣，各式各樣的博具便都一一形成了。——至於賭法，自能是脫不了「現制度」的窠臼，也不用細說了。

當然的，這也算是一件發明。

「犯罪」和「處罰」

什麼是「罪」？這問題直到今日還沒有確切的解答。雖然法律家和道德家斤斤然下了許多定義；但那是法律的罪，道德的罪，絕然不是罪的罪。本來，人生一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要不是「各取所值」，那就根本沒有所謂「罪」。罪，一句話，一切被壓迫被掠奪階級的「榮銜」而已。既有了所謂「罪」，跟着便有所謂「罰」；罰，一句話，一切權威者壓迫者掠奪者所賦予的「賞賜」而已。

現在且來說監獄裏的「犯罪」和「處罰」

吸煙，喝酒，賭博，嫖妓，以及什麼姘，嫖，甚至於戀愛等等，在一般人看來，委實是一些極平凡極平凡的無足稱奇的常事，而監獄的主持者却另具隻眼，認定這些都是犯罪的證據，務須一律禁止，以增獄譽——這原是真的，但如人們之不堪其苦何！因此，監獄裏憑空添出了許多禁例與罰條，誰倒霉，誰就逢上，被處了奇形怪狀的刑罰。

牠的處罰方法是這樣的：

無論你吸煙，喝酒，或是做了被他們認為犯罪的事，一旦被他們發覺了，你就得受處分。然而，也有輕重之分呢：最輕的是訓斥，重些是減飯或斷食一兩天，再重些是體刑（打手掌或是打屁股）五百或是一千下，再重些是加

鐐三個月或是半年，再重些是銬你一個星期，再重些是「舉」（這是鐐，銬，鍊，和鐵棒聯合起來的刑具，舊式監獄裏叫做「鬼吹簫」）你十天，再重些是……，再重些是……，阿呀，多得很多，說不了！說不了！其中最好是被訓斥，苦些是被斷食，再苦些是被體刑，再苦些被加鐐，（就是戴兩副鐵鐐，）再苦些是被銬，再苦些是被「舉」（這是連四肢百體動都不能動一動的，）再苦些是……。

你看痛苦不痛苦？你想有趣不有趣？

## 好漢

記得小時候在小茶館裏聽了「說因果」者演唱水滸傳，或是什麼傳以後，才知道在人類歷史裏有一種人叫做「好漢。」後來，漸漸理解得好漢是「不怕難，不怕苦，不怕死」的；能「不怕難，不怕苦，不怕死」的便是好漢。

『天生好漢』這句話在我是老早就已曉得的了。然而，從我個人的觀察看來，好漢似乎不見得是天生成的；好漢的造成，實在有需乎訓練。本來，凡百人對於凡百事，任憑你是天賦才能，也從來沒有一個不學就會。當然，好漢這種榮貴的頭銜，不受訓練那能戴起來呢！你看「上梁山」「落太湖」的漢

子，那一個是不曾經受過壓迫，遭遇過苦難的？這壓迫，苦難等等，便是對於好漢的訓練。所以，法律愈嚴明，好漢愈羣生；監獄愈林立，好漢愈輩出——這是當然的結果。

你且看，被處死的那一個不是好漢？進監獄的那一個不是好漢？非好漢不敢「妄爲」，非好漢不敢「罔法」。愈是好漢愈有作爲，愈是好漢愈不怕難，不怕苦，不怕死。

告訴你監獄裏被稱爲好漢者吧：「明夥路劫」是好漢，「放火殺人」是好漢，「殺官刼印」是好漢，「鬧監越獄」是好漢，「能忍刑法」有好漢，「不怕艱難」是好漢，「視死如歸」是好漢……總之總之，「不怕難，不怕苦，不怕死」的是好漢！

四人的心

『一去二三步，

四徒四五人；

閒言六七句——

八九十條心！』

「家常便飯」與「告老還鄉」

「家常便飯」是人們日常藉以生活的一種，是隨便做來隨便喫的一種家常飯，以示別於不是「燕會」用的什麼珍饈美味。「告老還鄉」是那些官僚們休官養老的口頭禪。這兩個名詞，我知道你是早已懂得的了。然而，監獄裏却有這兩個詞兒在應用着，你知道不知道？

現在且讓你懂得監獄裏所謂的「家常便飯」與「告老還鄉」。

監獄裏是永遠不會有「燕會」的，所謂飯，祇是這麼千年一律一成不變的囚人喫的特殊的「囚飯」，一向不會有過「家常」與「出客」之分，

在理就無所謂「家常便飯」。監獄裏住的儘是罪犯，沒有一個是在監獄裏當官兒的，自然就無所謂「告老還鄉」。——於此，你要怪我是在說謊話吧？不用急，且聽我慢慢道來。

原來，監獄裏的人們對於這兩個詞兒，却另有一種用處，也另有一種意義，就是：

「嚴刑酷罰」是他們的「家常便飯」

「鎗斃殺頭」是他們的「告老還鄉」

## 秩序

太乏味了，談些趣事吧。

一個「看守所」(或稱「拘留所」)——你一定要覺得奇怪：怎麼忽然談起看守所來了？你要知道：看守所是進到監獄的必經的階梯，正像中學校是進大學校的必經的階梯一樣；那末，監獄可談，看守所怎見得就不可談呢？——裏拘留了許多「人犯」——這里不稱「罪犯」而稱「人犯」，却有個緣故：進了監獄的人們是已經「證據確實」(?)地被定為有罪的了，是罪犯而不是人犯；在看守所的人們因為還沒有經法官的判決，不能斷定誰

是有「罪」，誰是無「罪」，因此，祇能稱「人犯」而不能稱「罪犯」。那些「人犯」不必說是許多人同住一室，「擠擠一堂」的了。

大凡一個公衆的地方，必須要有秩序；能守秩序的人，才配算是一個文明（？）人。所以，世界各大都會，各馬路的交叉之處，都有警察擎其木棒，左右行人以及車輛的往來；務使他們（行人和車輛等）緩者不得緩，急者不能急，一一依着木棒的指示而遵行。——此之謂「一律」，此之謂「公平」，此之謂「秩序」！熙熙，看看，所——監獄也相彷彿——裏的人們五方雜處，雖然不能說是一個都會，也總可算做公衆的地方；自然也應該要「一律」能「公平」，有「秩序」！

可是，看守所裏的所謂「秩序」，却有些奇特；怎樣奇特法呢？就是起身，

睡覺，撒尿，拉屎……都有一定的時刻；沒到時刻不准起身，沒到時刻不許睡覺，沒到時刻不行撒尿，沒到時刻不能拉屎……這些，這些，都是看守所裏所謂「秩序」的地方。

然而，有些人愛早起的將怎麼辦呢？有些人睡晚覺的將怎麼辦呢？有些人不能忍尿的將怎麼辦呢？有些人肚子有病的將怎麼辦呢？……哈哈！有趣極了！愛早起的一清早在板坑上翻來覆去；睡晚覺的白日裏半眠不醒；不能忍尿的與肚子有病的呢，阿呀，不用提了，你去想想：一個個皺眉蹙額，「屁滾尿流」，同「號室」者時常可以飽聞尿酸氣與木樨香，真是「享福」極了！——這便是所謂「秩序」所創制出來的成績！

## 平等

諸君！你且不要說我太荒唐，寫出這個怪題目——不錯，在你們想：監獄是一個最黑暗的最不講理的地方，連平等的夢也不許做一個，又那里來的「平等」呢？然而，諸君，你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到底不會進過監獄，不能知道個詳細。要知道黑暗雖然是黑暗，平等仍還是平等；不講理雖然是不講理，平等仍還是平等；黑暗與不講理是事實，平等仍還是事實。——這話怎麼講的呢？且聽我慢慢地道來：

所謂「平等」也者，包含着「無親疏，」「無貧富，」「無強弱，」「無智愚，」

……等等的成分和要素；換句話說，能「無親疏，」無貧富，「無強弱，」無智愚，」……的才算是「平等。」那末，監獄裏的定則——或者說是制度——無論你是獄長的親戚，或者不是；無論你是富翁，或者不是；無論你是強者，或者不是；無論你是智者，或者不是……只要依着「法律」？，你如果被認為有「罪」？，那末，你便成了「罪犯，」你就得進監獄；就得釘鐐在你的腳踝上，或是鐐在你的手腕上；就得在你的頭頂留上「頂翎」似的「一撮毛，」就得穿囚衣；就得喫囚飯；就得住「囚籠」（監房的別名）……

就是這些，還能說夠不上這「平等」的好名詞嗎？

## 自由

愈說愈不對了；在不自由的監獄裏，竟然「妄談」起自由來了！

且不要急，諸君，我提出這個題目，也自有說在呢。

自由有兩種：一種是精神的自由；一種是物質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就是心靈的自由；物質的自由就是身體的自由。

當今物質文明的世代，只要有錢，要什麼有什麼；只要有錢，想什麼有什麼；只要有錢，愛什麼有什麼；「衣食住情」儘讓你精美去，舒適去，享樂去；如此，你的身體是自由極了！至於心靈呢？只要你無罣礙，無牽纏，那就儘

着你去自由思想吧！

監獄，身體的自由，當然不用說是被剝奪得淨盡的了；然而，精神的自由呢？難道「法律」能抑止住嗎？難道「刑杖」能恐嚇住嗎？難道「監獄」能範圍住嗎？

你不信嗎？——請聽獄中詩人的謳歌：

『囚籠呵——』

囚得住自由的身；

囚不住自由的心！』

## 博愛

索性來談談「博愛」罷。

「博愛」的意思是「什麼都愛」，不管是人，是物，是尊貴的，是卑賤的，是有用的，是無用的——換句話說，就是「有愛無憎」。

一般人真不配談博愛呢，他們愛朋友，憎仇敵；愛美麗，憎醜惡；愛尊貴，憎卑賤；愛香，憎臭；愛有用，憎無用——這是褊狹的愛，那里夠得上「博愛」呢！

監獄裏的人們，却不這樣。對人，他們的口號是『難友』（同難之人），於是讎視和仇恨的心理泯然消亡了；對物，他們的格言是『一粥一飯，恆念物

力維艱；半絲半縷，當思來處不易！』於是，無論什麼東西，都什襲而珍藏起來了。

不信監獄倒是一個最有博愛精神的地方！

### 死門

記得在三國志演義上看見過諸葛亮擺「八卦陣」，在那個陣圖裏有什麼「生門」和「死門」；據說無論誰一陷入八卦陣，要不是從生門出來而走死門，那是必死無疑的。——陸遜幸虧遇見黃承彥，否則早就沒有命了。

監獄裏也有「死門」，你信嗎？

自然，我先前已經說及過的「打包」——「拖牢洞」那個牢洞就是「死門」。

不過，拖牢洞的死門，是囚犯在監獄裏死了以後，橫着被拖出去時所經過的那門；那門，在平日，總是閉鎖着不讓人通過的，除了拖出死屍的時候。然而，監獄裏除了那個死門以外，還另有一個在人還活着的時候若一從此門出去，則在勢就不得不死的「死門」。因此，監獄裏有兩個死門：一個是死了拖出去掩埋用的；一個是活着走出去死用的。

難道監獄裏的死門，竟然有諸葛亮八卦陣裏的死門一樣的神通，一樣的怪異嗎？那倒不然！監獄裏的生門和死門，在裝置上完全一樣，初無分別，不過他們這樣分別着來使用罷了。

諸位！那活着走出死門的囚犯，他自己知道免不了要踏赴「刑場」，俯首「就義」，那時他的起伏的心潮的現象，將是什麼情狀？諸位！你敢意象到牠嗎？

### 暗殺

從報紙上，從傳說裏，我們可以看到聽到一個人因為憎恨那「社會之蠱」而從事「暗殺」，因暗殺而獲罪於「法律」，因犯罪而坐「監獄」，或是「償命」。

當我們看到聽到了這些事實的時候，在我們的習慣上，總很自然地認

這爲當然的應該的處置，——不「以命償命」，不「判處徒刑」，怎麼能够「懲一儆百」呢？然而，誰知道這是永遠的矛盾！

你只要平心問問：坐監獄的都是橫行不法者嗎？執法者都是大公無私的嗎？我知道你的答案，一定是一個「不」字。那末，執法者既不盡是大公無私的，——其實執法者沒有一個是大公無私的，——坐監獄的既不盡是橫行不法者，這其間便包藏着無窮的錯誤：有毫無罪過而終於坐獄或被殺者；有罪惡滔天而竟然掌權執柄者。——這種錯誤，這種矛盾，呵！我不忍想！

你不信嗎？舉幾個例子給你看：

大杉榮犯着什麼罪，却終於被日本政府所殺害；薩珂與樊齊蒂犯着什麼罪，却終於被美國麻州政府所殺害；七十二烈士犯着什麼罪，却終於被滿

清政府所殺害……各國的社會革命者犯着什麼罪，却只見到處殺害的殺害，幽囚的幽囚，放逐的放逐，——在各國。

呵！像這樣的例子，多得很，真是不勝枚舉，不勝屈指。

這種無公理的不人道的行動，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公開的暗殺！』

### 火爐

我知道你因了政府的公開的暗殺的緣故，你的心弦會緊張了，噓氣會不順了；那末，且說一件發明來寬寬你的心，順順你的氣罷。

火爐，這一件東西，誰都知道是冬天調節「室溫」與「體溫」用的，那

是司空見慣的平凡的物件，有幾個錢的人家都預備着有的，就是沒錢的窮漢，他們也會弄幾根柴炭，執起個「火鉢頭」的，那能算做一種發明。

然而，你要記着，監獄是另一個世界，與我們這個世界迥乎不同；在牠那個世界裏是什麼都沒有，一切都要等待着發明起來的。

先把發明家告訴你火爐的發明家是「苦力」。

再講一講製造火爐的方法：法用一張鐵皮，捲成圓筒，固定其啣接之處，在其下半約三分之二處橫穿三根鐵條，並開一「氣孔」；然後，用泥實其底，搪其中：這樣，火爐便完成了。

監獄裏的火爐的功用才大呢，除了供給人們向火取暖以外，一切燒，烤，燻，炙，烹，煮，煎，熬，蒸，燉……都是牠的唯一的能事。

## 點名

你進過學校讀過書吧？那末，一定會懂得這「點名」的意義。點名，就有數點人數有否缺少的意思。

監獄是「禁地」，看守者白日裏把囚犯們牧羊似地看管着，一到夜晚

依着某一國家的法律，苦力就有製造和發賣火爐的專利權，所以在監獄裏，一到冬天，就有應時的火爐製造場和商店。

但是，諸位，請你們記着：監獄裏不准用「火」，所以，這些，這些，都是「違法」「犯罪」的呢！

——夜晚是最重要的時候，自然，「點名」便成爲最重要而最有意義的事務了，在那時候。

所以，監獄裏每天晚上例須點名。

點名的手續是這樣的：

看守長看守員們全班出馬，各各拿着提燈，——看守長除外，——分佈在監獄內，然後，看守員中的一個，拿着預備好了的名冊，一間房一間房地，挨着次序，把囚犯們的名字，一個一個地，唱將過去，每唱一個名字，接着從監房裏傳出一種應聲，這種應聲，祇含着一個單調的字音：『有！』

可是，聽去是好聽得很！

各人的嗓音各樣，所以，其發聲也就各各不同：有的音聲宏亮，宛如虎嘯；

## 兔心熊

有的音聲細小，恰似嬰吟；還有的應聲高亢，若突發的雷霆，那是他特別提高了嗓子的緣故；還有的應聲遼遠，如無方的音樂，那是他已經躡進了被窩的原因……

這種好聽的聲音，每天晚上總能聽到一次。

自然，被囚在監獄裏的人們，既不做工，又不做事，祇是這麼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永恆地度着「囚徒」的生活，老是感得日是「遲遲」的，夜是「幽幽」的，老是感得無聊無聊，沒趣沒趣！

血氣方剛的青年，以及善動肝火的壯者，他們被處在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之下，他們的內心的焦急是何等地厲害呵！

於是，在監獄裏的人們，爲補救這種缺憾起見，新物件又發明出來了。是什麼物件呢？就是「九連環」。

現在先說一說九連環的構造。

九連環的構造是這樣的：用鐵絲環成九個圓圈；每一個圈上，另用一段鐵絲連綴着，使成活動的柄；再用一塊長方形的鐵皮，在鐵皮上面戳九個洞；將九個環的活動的柄，與各個環穿連起來，分別綴在鐵皮的九個洞裏；然後，另用鐵絲彎成一個承納連環的把柄；這樣，九連環便完全成功了。

九連環的運用的方法是非常奇妙的；牠有一定的方法和次序，把九個

環一個一個地套上「把柄」，再依次一個一個地解脫下來，偶一錯誤，立刻發生窒礙，不能「如願以償」；而且，「九九之數，變幻莫測，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那種玩藝，實在是哲學化的，科學化的，藝術化的，——可惜中國向來的習慣，對於物件的發明人毫不注意，沒有一點一畫的記錄流傳下來，以致我們現在難能知道這「九連環」的發明人和發明時代；我們單憑着某種傳說，知道牠的發明地是在監獄罷了。

九連環在監獄裏被冠以特種的名詞，叫做「免心焦」，因為人們玩着九連環，不期然地把一切的內心的焦急都免掉——忘掉了。

## 生活問題

說了老半天，都是一些不關緊要的笑話諧談，諸位聽着，雖然還覺得有「苦」有「趣」，又「苦」又「趣」，然而，那人生的唯一的重要的問題，卻不會提及過，這未免是「舍本逐末」了。

現在來談一談監獄裏的人們的唯一的重要的問題——生活問題。

監獄裏的生活，不消說是不會美好的。諸位如果肯閉着眼睛平心一想，那不堪入目的樣子，很容易地映到諸位的眼底，給諸位以不快之感的。

生活問題脫不了是「衣」「食」「住」的問題，現在就依次來說監獄裏

## 的衣食住

衣——人是感覺的生物，所以在夏天就感覺着熱，在冬天就感覺着冷，而且，不管天氣的熱和冷，穿衣服在現代已是成爲必要的事，誰也不能或缺的。在監獄裏的人們真「寫意」，自會有人供給他，不用他愁着自己謀，自己置，所喫虧的只是一年祇發兩套衣服，夏天一套單衣，冬天一套棉衣；發棉衣的時候，把單衣收回去，發單衣的時候，把棉衣收回去；因此，囚徒們身上永遠只存着一套衣服，不是棉的便是單的。那衣服的顏色真漂亮，一律是「死灰」色的——這倒是一個很確切的很好的象徵。至於材料呢，不消說是不會有好的，祇是很稀很稀的「稀布」；棉衣的棉絮呢，哈，一色是「再彈棉」或竟是「三彈棉」。諸位，你一定能夠想像得出牠有沒有暖意。因此，在監獄

裏的人們，夏天倒不十分要緊，一到冬天，就一個個被凍得索索地抖個不住，要是他自己另外沒有補充的衣物。

食——食物的供應，種類繁多，而且是因地方而分別其材料的。比如我們中國，南方大半以米爲大宗，北方大半以麥爲大宗。然而，監獄裏却很別緻，他們大半以粟——小米——爲大宗，（這是專指北方監獄，南方監獄不一定都是這樣。）因此，囚徒們喝的是小米粥，喫的是小米飯——諸位曾經嘗過小米粥和小米飯的，你們一定會說：那是很好的食料，牠有一種特別風味，比米飯美，較麥飯香，監獄裏的人們是在享福了。不錯，監獄裏的人們是在享福，可是這種福也正不容易享哩！什麼緣故呢？是監獄呢，又不是飯館，那裏會有較好的小米和較潔的製作呢？此，那種景象，就不堪談了！那非常艷麗的

暗黃色，——幾乎完全成了灰色；——那特別好聞的氣味，——霉與爛互相化合的氣味；——喫到嘴裏呢，不會嚼着粟粒，却先嚼着沙粒，因為沙粒比粟粒大得多；說到那兩種東西的「含量」呢，說句比較形容些的話，沙粒比粟粒多過一倍，平心地說，沙粒約佔全量的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因為這其間還夾攪着柴草和煤炭屑石灰屑等雜物，所以，愈見得是「食難下咽」了。佐餐的菜呢？沒有！沒有！——不，兩片薄薄的鹹蘿蔔。

住——住倒不成問題，特築的宿舍（監房），定建的高牆，門是門，窗是窗，凳是凳，坑是坑，飯桶是飯桶，茅坑是茅坑……一切日用的器物，應有盡有，無美不備！——不過，諸位不要忘却，那里是監獄，到底和我們的世界不一樣：監房是簡陋不堪的；高牆是兩尺多厚的；門只齊肩，鞠躬然後能出入；窗只小

孔，中午才得見陽光；凳是一堆磚壘成的；坑是幾塊板架就的；飯桶簡直像隻尿桶——碩大無朋——茅坑倒彷彿似飯桶——俗稱「馬桶」——而且，喫飯，睡覺，撒尿，拉屎，休息，做事（？）……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在一間狹小的監房裏；而這監房的「住民」呢，通常是七人，但很少有五人以下的。——雖然，比較起我們這世界裏的「貧民窟」來，的確還可以毫不羞愧地說：好得多！好得多！因為，在監獄裏，至少是生活問題不必愁！

諸位，你們度過這樣的生活嗎？——很有意思的呢！

## 節

「節」——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題目。

是的，如果我不把這個題目的所以然說出來的確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實呢，一說出來，你就會覺得平凡之又平凡哩。

現在就來說這個「節」

「節」一句話，就是「四時八節」的節，就是「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的節。在我們這個世界裏，每遇到「節」總有着種種點綴和種種儀式：「喝雄黃酒」哪，「賞月」哪，「登高」哪，以及「送禮」哪，「走親

眷」哪等等，花樣很多。這原是人生的應時的逸興，所謂「及時行樂」，然而，在一般家境困難的人看來，就會變成了一種麻煩，一種累贅。——尤其是沒有養家能力而在勢又不得不有家的人。記得從前有人爲那班「當家」的人編了一個歌，歌題叫做「當家苦」，第一節就講到四時八節的苦，後來是講日常生活的苦，講得淒切動人，令人聞之下淚。現在趁着這個機會，讓我來唱給你們聽：

『當家的苦真苦惱，

婚時苦起苦到老；

四時八節多纏繞，

暗中好像坐監牢！

當家的苦真苦惱，  
眠時晚兮起時早；  
柴，米，油，鹽，茶，醬，醋，  
開門七件都顧到。

當家的苦真苦惱，  
養男養女還養老；  
天天衣食天天慮，

做牛做馬一世勞！

當家的苦真苦惱，

做牛做馬一世勞；

飢啼寒號誰聽慣，

贏得煩惱一擔挑！

當家的苦真苦惱，

誰能拋却這煩惱？

除非撒手西方去，

自由自在樂陶陶！

這些是題外的文章，不必多提。現在且說監獄裏的「節」。

監獄裏的「節」並不和我們的「節」一樣，他們的節並不麻煩，所以，他們對之也並不討厭；非但不討厭，而且還熱烈地期待着歡迎着「節」的降臨哩。怎麼的呢？因為「節」能給與他們一種好處。

監獄裏一年只有三個節，一個是「端午節」，一個是「中秋節」，還有一個便是「元旦節」，除此以外，別無他節。

在平日，監獄裏的佐餐的菜——你已經知道了，祇是千年如一日地只有兩片薄薄的鹹菜；但每逢「節日」，監獄的當局者特別恩典（？），發下

一種很好很好的上等好菜(?)，每人一大碗，無分軒輊，以示待遇的不平等。一律：那菜是「粉絲」、「海帶」和一兩片「豬肉」組合成的。好得很：粉絲是殭的；海帶是生的；豬肉呢，哼，骨牌形的，紙樣厚的。這一大碗好菜，喫到嘴裏，絕無鹹味，「鮮美」！當然祇能等着到夢裏去尋求了！——雖然，是監獄呢，又不是什麼……就只一年三節的每節一大碗好菜也還是特殊的恩賜哩，還不該「謝天謝地謝神明」地生吞強嚥下去！

坐監獄的人真有福氣，不單是逢節有一大碗好菜入肚，而且在「元旦節」，還格外有着特別的好處。

「元旦節」就是「大年初一」，一般人都鄭重地過着這個日子，因此監獄的當局者也特別重視那一天。在那節日，除了一大碗好菜以外，另外還

有——還有些什麼呢？諸位，你先猜他一猜看。規規矩矩，不說一句謊話，就是半斤「饅首」，每人都有這麼一份。

你看，在監獄裏過「節」，寫意不寫意？稱心不稱心？

### 沙漠

談監獄而忽然談到「沙漠」，這不得不使諸位要「出乎意料之內」地驚異。

從來不曾有人發現過建築在沙漠裏的監獄，只有一種專門流放囚人的去處，所謂「放逐地」者則有之。

諸位，聰明如你，你一定能夠推測出我所說的「沙漠」不會是指那廣漠無垠的沙漠地了。那末，我說的究竟是什麼呢？我說的是「心之沙漠」。

監獄裏的人們好像是一種特殊的種族，只佔有幾方丈大的地域，除此以外，不知道——其實是不看見——另有世界，倒有些像古代的穴居社會，「老死不相往還」，永不與外界發生關係。監獄的一切是簡而且樸的，人們的精神是呆木木的，全部的空氣是死沈沈的，內心的彈奏是悲哀的，外形的表現是衰頹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萬分枯燥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豈不活像一片沙漠？

## 男子國

諸位要知道監獄之所以成爲「沙漠」的原因嗎？讓我來告訴你。

諸位如果讀過鏡花緣，一定還能夠記得多九公林之洋他們漂洋渡海，遊歷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地方，遇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趣事：大國人哪，小人國哪，君子國哪，穿心國哪，女兒國哪……的確是許許多多的有趣的故事。

講故事只要有題材，無論怎麼樣都可以講——講得好壞是另一問題。現在，爲要告訴你「沙漠」的原因，順便來講講「男子國」的故事。

男子國，自然是「女兒國」的對稱，女兒國裏既沒有男子，當然的，男子

國裏也不會有女兒的事。男子國裏既沒有女兒，當然是永恆地嘗不到異性的戀愛的滋味；他們對於性愛，只有向着同方向進展，結果，便形成了同性戀愛——那是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了的。

一般人都這樣地議論：人生要是沒有異性的安慰，便會覺着枯燥，孤寂，乏味，沒意義。準此，男子國一般的監獄裏的人們，那會有一點生氣——同性戀愛，怎能潤其枯燥，除其孤寂，提其興味，有其意義呢？不過「慰情聊勝無」罷了。

諸位，你明白了男子國的監獄所以成爲「沙漠」的原因了吧？就是因爲得不到異性的慰藉。

鬧

諸位，你是進過學校讀過書的吧，那末，你是曾經經驗過學生生活的趣味的了。好，請你試試回憶你在學校的時候，什麼事是你做着而覺得最有趣？依我個人的過去的經驗，我以為要算「鬧飯堂」為最有趣，其次是「鬧風潮」；「鬧風潮」是非常危險的，不免要滅殺些興味，惟獨「鬧飯堂」那椿玩藝兒，既好玩，又好聽，的確是很有意思。諸位，你道對不對？

不多說閒話，讓我來告訴你監獄裏的「鬧」。

監獄是最應該守規矩（？）的地方，有誰敢一越「雷池」呢！然而奇怪，

天下不少「膽大包天」的人，監獄裏自然也會有一二大膽者在——其實監獄裏的人們幾乎完全是大膽的，膽小的或者是不會進監獄的——因此，就不免要尋機一鬧了。鬧什麼呢？一件是「鬧飯」，一件是「鬧監」。

現在先講「鬧飯」。

「鬧飯」是極平凡的事，和我們在學校裏「鬧飯堂」的情形差不多；不過學校裏有桌子好翻，有菜碗好擲，監獄裏既沒有桌子，又沒有菜碗——那是我已經說過的了；其實呢，監獄裏雖然沒有桌子，却並不是完全沒有碗，只是那些僅有的碗是獄囚們自己置備的，不願意像學校裏的學生那樣不開痛癢地亂翻亂擲罷了。——所以，每逢遇到鬧飯的時候，只好看，不好聽，這與學校相形之下，未免遜色不少了。

造成鬧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粥飯做得不好（？）或者來得太少。一遇到這種情形，於是乎鬧飯的戲劇就實演了——他的表現的方式是「同盟罷食」。大家約會着不希罕這種「食難下咽」的粥飯，寧願餓着肚子，不喫這種稀爛臭的粥飯。他的內在的心意是：監獄當局不應該「剋扣囚糧」；不應該妄把獄囚不當個「人」樣看待。結果，監獄裏的「鬧飯」風潮沒有一次不會得到完全勝利的。每一次的風潮，總是鬧得獄長看守長們「手足無措」，慌着奔進來，虛心下氣地，向獄囚們送好心，說好話，「下次飭他們特別小心些」哪，「以後總管格外做得好些」哪，勸導大家暫且把這頓粥飯喫下肚去。如果你擯着不喫，他們總是善言勸慰着不肯「告辭」的。——你看，監獄裏的人們體面不體面？威武不威武？當然囉，獄囚們如果因罷食而出起

什麼三長四短的岔事來，他們是要受着「處分」的呢。

再來講「鬧監」

「鬧監」是非常危險的，正像學校裏鬧風潮一樣。「鬧監」的結果，有幸的，有不幸的：幸的呢，就在這個風潮裏重見天日得慶更生而自由去了；那不幸的呢，說起來真是可憐，「加罪」——牠的意義也正和「加官」一樣——的加罪，被殺的被殺！如果你看見了他們鬧監時的情狀，也許會把你嚇個半死呢！而且，鬧監的機會也真是難得，一定要具備了強有力的原因，才能促使鬧監的實現。是那些原因呢？一種是外來的原因，就是時局的變亂，或者是獄地陷入了戰爭區域，在那個時候，監獄的當局者自顧不暇，對於獄囚的防範，不免疏忽，或竟逃之夭夭，不見隻影，獄囚們乘此時機，鬧起監來，自然是

## 恩赦與特赦

毫無阻礙地「飛」出去了。一種是內在的原因，那就得需要人們的「同心協力」，大家懷抱着「動」的欲望，大家感覺着有動的必要，於是，相約同盟，互傳信號，在一個適當的時候，鬧起監來，衝鋒出去。——可是，那真是千難萬難呢，徒手的囚徒，那里敵得過守衛者的槍彈呢！於是，牠的結果，只得是失敗多而成功少了！——不，簡直是不會有成功的時候，除非鬧牠一個措手不及。

諸位，學校裏鬧風潮的危險，決不會有像「鬧監」那樣的巨大的吧？

一般膽小如鴉的人，死也不願意參加鬧監的舉動，因為，那實在是太危

險了，常常是「求榮反辱，求生反死」的。

然而，人是「萬物之靈」(?)的生物，自然有「動」的希求，和「生」的願望，誰願死呆呆地永遠被囚在牢籠裏呢？有些人既然不願親蹈危險去求萬死一生的生路，他就自然而然地把願望轉移了方向，期待着「恩赦」與「特赦」的降臨了。

怎樣叫做「恩赦」呢？那不消說得，凡是曾經沾着過皇恩皇澤的人，自然會懂得牠的意義。就是一國之中，凡是逢到皇帝——元首——登極，或者是皇家出了什麼婚喪喜慶，便要貓哭老鼠似地假慈悲一下，把關在監獄裏的囚犯「重罪赦輕罪，輕罪赦無罪」地赦他一赦，使囚犯們也能「得被恩澤」——這便是叫做「恩赦」。

## 法律的效能

好像聽見一般法學家都是這麼說：法律是用以懲惡規善的，良好的法

怎樣叫做「特赦」呢？那自然與恩赦有些兩樣：恩赦是普遍的，凡是在監獄裏的人們都有「得被恩澤」的希望；「特赦」是特殊的，只有被指定的幾個人才得有這個洪福；遇到特赦的人，立刻就恢復自由，不像恩赦那樣有「重罪赦輕罪，輕罪赦無罪」的階段——因此，比較安分些的人就天天在夢想着「恩赦」與「特赦」。

然而，有肝膽的人，他不相信那種騙局，不希罕那種給與。

律，便是感化的法律；因此，監獄又稱做「感化院。」——這樣說來，法律的效能是大極的了。

諸位，你相信這是牠的真實的效能嗎？哈哈，真是「出乎意料之內」，牠的真實的效能恰巧和一般法學家所說的成了一個反比例；法律恰巧是導惡練膽的工具。——讓我來說一個例證給你聽：

張德發，山東人，家貧，不能讀書，也無工可做；甜美的少年生活，就在閒蕩中無形地過去了。後來，漸漸感到生活困難，於是，投軍入伍，充個目兵。不久，隨軍出發，上戰陣，入火線；當那時候，張德發英雄糾糾，氣昂昂，抱着偌大的志願與希望，以為升官發財的時機來了。但是，誰知道，一戰而北！於是，頃刻

之間，東逃西竄，四散無蹤。張德發獨自一人，逃入鄉村，既無戚族，又少友朋，舉目無親，黯然魂銷。——自然囉，絕無一技之長的人而落魄江湖，就祇得流爲乞丐了！

飢思食，寒思衣，是人類的本能；張德發初爲乞丐，一切爲難！不知道怎麼一來，靈機一動，——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答示？——改走「偷」的一途。好，張德發做「賊」了。

起初，人家只以爲他是一個乞丐，並不疑他是一個賊，所以，他的買賣很順手；他自己也覺得這樣的生活比當兵好。後來，人家偶然在鄰近一個村莊上看見他在兜售贓物，便開始疑心到他。果然，過了不多幾天，在一個夜裏，他正在竊取某農家廚房裏竈上放着的一個銅杓的時候被捉住了。

當然是不容分說，立刻送進警察局，從嚴法辦了。結果，張德發挨了一頓皮鞭，坐了七天拘留所。

他出了拘留所，中心慄慄者好幾天，自悔不該做賊，以致喫了這樣的大虧，受了這樣的大辱。

肚子的逼人真厲害！張德發不做賊，自然是沒有飯喫，可惡的肚子就拼命地收縮緊張，糾纏着他，威逼着他走上歧路。——看，張德發重理他的舊業了。

奇怪得很，張德發好像是已經忘懷了皮鞭的苦痛，和拘留所的恥辱，——而且，還覺得做賊是一件毫無意義的沒出息的事情，絕然沒有興趣，應當另找一些有意義的有出息的有興趣的事情來做做。——於是，張德

發改行了。

一連幾天在近村的郊野發生了「路劫」案。有維持治安之責的警察們，自然是竭力兜拿。捕回來一看，原來就是張德發。

這一次張德發的罪可犯大了，現在是強盜而不是賊了。當然囉，皮鞭和拘留所已不是他應得的賞賜，賞賜了一千軍棍，二根槓子，三年監獄。

三年以後，張德發又在鄉村裏做「自由人」了。可是生活的成功問題，還是和三年前不會兩樣，肚子依舊作怪得非常厲害。他想到三年監獄裏的生活，不愁喫，不愁穿，不愁住，不禁油然而興思「家」——監獄——之念。然而，進監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張德發到底還不愧被稱爲有爲的人，他受了幾次訓練，經驗長了許

多，膽量大了許多，資格老了許多，他已經明白了：人生一世，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於是，他重新選擇他的職業！他思來想去，他覺得凡百事業，沒有比當強盜再好的：強盜這一種職業，費力少而成功多，是一種最合於經濟學原理的頭等職業；搶到手了呢，喫喝快樂，被捕了呢，也還是喫喝快樂，受些肉刑怕什麼，那不過是好漢們的家常便飯——於是，張德發選定他的一生的職業，再去做强盜。

一天的晚上，村口那家富戶的別墅裏發生了搶案，劫去財物無算，還鎗殺了事主的一個幼子。

在那個時候，張德發忽然失蹤。於是，大家都估量着他闖出來的禍。約摸一個月以後的一個晴明的天色裏，一時哄傳着村口在槍斃盜

犯。合村的男女老幼，都聚集攏來，擁去觀看：地上一大堆鮮紅的血，血泊裏躺着一個死屍。仔細辨認之下，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這是張德發！』

諸位，我的故事講完了，你懂得了「法律的效能」了吧！

### 倒懸

故事雖然並不冗長，但怕你聽得厭倦了吧？好吧，講一件有趣的玩藝兒給你聽。

你大概總還記得，我相信你是曾經觀賞過的：走江湖的賣藝者，玩的那

種饒有興趣的「蹣跚繫」「走繩索」和「三上吊」。

如今給你知道監獄裏的形質略同的玩藝——可是，我一時定不出一個恰當的名稱，姑就其形態來稱牠做「倒懸」。

「倒懸」不消說得，見了這兩個字，就會懂得是顛倒懸掛起來；掛什麼呢？掛「人」！

掛人怎樣掛法呢？在監獄裏，遇到看守者防守疏忽的時候，或者是遇到了愛鬧愛笑的看守者的時候，人們便開始弄這種玩藝。其法：臨時在「人叢」中拉出一個人來充當藝員，大家擁上前去，把那位藝員倒抱起來，把他的腳掛在門的角上，或者是隨便那里現成的釘頭上。——諸位不要忘記，監獄裏的人們的腳踝之間是綴着一種奇妙的飾物的，那種飾物，移來做「倒

懸」的工具，恰巧合適，現現成成的不必耗費主演者的心思和才力。

看，一個藝員倒懸起來了。於是，大家一哄而散，遠遠地站着觀賞。多麼好看呵！那藝員一經掛上，便立刻動手動腳，叫喊連天，做着種種有趣的玩藝，大有「欲罷不能」之勢；因為，若不得到旁人的扶助，他自己是不會下來的。

不過，這種藝員，沒有一個是自己願意充當的，必得經人硬拉出來，「捉狗耕田」似的逼上場去，才無可奈何地被掛起來。——所以，這也可算是一種「惡作劇」。

## 音樂會

造物的體諒人，真是無微不至！人們一生勞碌，殊多苦痛，就有各種各樣的樂器組成美妙的音樂來慰藉；雖然樂器是人造的，然而，一切的音聲却完全是天籟。

監獄裏的人們，雖然不會一生勞碌，而所過的生活，却比一般人格外的苦痛，於是乎更加需要音樂來慰藉。造物總算不欺人，使在監獄裏的人們也能傾聆音樂，獲得充分的愉悅，——的確的，監獄裏一天開兩次音樂會。

那兩次音樂會，一次在早晨，一次在下午。演奏音樂的藝員是「苦力」，

——就是那判罪不滿一年而負擔着全監獄一切的工作的苦力。用些什麼樂器呢？簡單得很，只有一件，每個藝員都是一樣的，就是「鐐」。鐐是綴在腳踝上的，所以，他們的演奏是不用手而用腳。

你聽，一個清早，當你還在睡夢裏甜蜜着的時候，一隊音樂隊，二三十位藝員，從遠處奏着走來，漸奏漸響，漸走漸近，終於奏進了監獄，走進了監獄；分別來回出入各個監房，請安似地演奏一曲。這樣，約十分鐘，才算完畢，仍舊奏着走了出去。下午，也是和早晨一樣地演奏一次。——這兩次美妙的音樂會，都是開始在苦力們進獄提倒糞桶的時候。

另外還有三次小音樂會，那是在「放粥」和「放飯」的時候。不過，這小音樂會，必須自己參加進去，充個藝員罷了。

## 一個銅子的恩惠

「布施」人們都認爲一種美德，這個，你也是認可的吧？不錯，連我也不得不予以認可，只要見到了社會上的許許多多的窮人。你看，這社會，窮人是多得「不計其數」，而同時布施者（？）也多得「不計其數」，大有窮人愈多布施者愈多，布施者愈多窮人愈多之概。然而，我還不曾明白，不曾澈底地明白：這社會，究竟是先有了窮人然後有布施者呢？還是先有了布施者然後有窮人——疑問雖然是疑問，不明白雖然是不明白，而布施者與窮人却終於事實。

不管那些，且來說監獄裏的「一個銅子的恩惠」。

「一個銅子」那算什麼一回事，在有錢者（？）的眼裏看來，真不過是像浮沈在滄海中的一粒粟，毫不值得注意。然而，這一個銅子，要是把牠移到監獄裏去，立刻便有了重大的意義——不要說是一個銅子，即使是一個制錢，也會使人驚怪得出奇哩，只要是在監獄裏。

監獄，沒有進去坐過的人，永遠不會夢想到是個千難萬難的地方；一般人只知道在一般社會上是「有錢活死人」，却永不會知道監獄裏會「無錢死活人」。有錢不見得能夠活死人，而無錢能够死活人到是現代的現成的真理，你不曾聽到過嗎，叫做「一錢逼殺英雄漢」。

監獄裏既是千難萬難，於是乎「一個銅子」便被非常重視；他們的重

視一個銅子，正是和乞丐們重視一個制錢一樣。——這句話似乎失實，乞丐們重視制錢，那是過去的時代裏的歷史，在現代，已不是制錢的世代，乞丐們早已順應潮流，一律的重視銅子了；哼，那些「來路貨」的外國乞丐，他們已經進化到重視角子了哩。——也許將來的乞丐會進化到重視金磅。

監獄裏關於一個銅子的故事是這樣的：

監獄裏不少「一無所有」的「窮人」，於是，他們只好喫着「淡飯」。淡飯是「食難下咽」的，尤其是那種「囚飯」，所以，必需佐餐的菜；無論什麼菜，至壞也好，至少也好，甚至於一些鹽粒也好；總之，是要達到食能下咽的目的。在那時候，如果你布施，只要給他一個銅子，你對於他的恩惠就算大極了，他的感激你，真是一百萬分，一百萬分，一百萬分地感激到形容不出！——

## 老朋友

在監獄裏，真是一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大同世界」。

人們的進監獄，正像一個小孩子的入世一樣，入世以前各不相知，辭世

要是你每天布施給他一個銅子，那可不得了，他就自情自願地做你的奴隸，替你打掃監房，整理食具，洗補衣服，甚至於舖床疊被，完全是義務的，完全是自願的。假使你每天多布施幾個銅子給他，有許多人是願意做你的「牲口」的，即使你不需要，不樂意。

有錢的人是何等幸運呵！

以後各不相問。一般人的在世，爭權，奪利，和這個爲難，和那個吵鬧，兇兇然都要討便宜，占上風。這是佛家所謂「執着」，不值識者一笑的。

監獄裏的人們却不這樣，他們是非常「達觀」，毫不「執着」，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他們不會預知地進了監獄，也將會不及預知地出那監獄；他們以爲同監獄的人是「同病相憐」的，應該互相原恕，互相親善，所以，他們始終保持着和悅，雖然有時候會因了一個銅子而失却歡樂。

有一個時候很能使他們把這種精神表顯出來：無論那一個「新差」進了監獄，他們在初次會面的時候，都是這樣歡樂地招呼着：

『呵，老朋友！你來了——來了好！』

『老朋友，』何等親密而動聽呵！「來了好，」互相憐恤的精神完全在

這句話裏表白無遺了。

我不知道他們是進了監獄才達觀呢？還是達觀了然後進監獄？  
我在竊笑着一般人的愚蠢！

#### 讀書問題

「求知欲」是人們「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誰都是在要求滿足的，  
——讀書就是想滿足這種欲望。

監獄裏讀書，真是一個絕大絕大的大問題！

在外國，外國的監獄似乎和中國的有些不同，他們的監獄裏的囚徒，可

以隨便讀書，愛讀什麼書便讀什麼書，歡喜研究什麼學說便研究什麼學說；非但可以隨便讀書，任意研究，而且還可以自由著作哩——日本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殺論」便是在監獄裏寫成的。

中國，中國有這種現象嗎？中國很少學者進監獄是一個原因，然而，監獄的制度却是原因之要者：有些監獄絕對禁止讀書，連看閒書也被禁止；一封平凡的信，要受嚴重檢查，動不動就不給郵發；著作是只好付諸夢想了——那是「犯法」的，誰敢呢！有些監獄雖然許可讀書，然而，只許看些閒書，想作些正當的研究是萬萬辦不到的，且莫說著作。所以，在監獄裏是讀不成書的，所能獲得的，祇是那「無書之書」——萬金不換的「經驗」。

中國！是「文明古國」呢？還是「夷狄之邦」？

信

一提起「信」，不能不算是一個笑話。

在監獄裏，被認為嚴重些的罪犯是被剝奪了通信之權的；通常的罪犯，雖然有通信自由權，然而，這種自由却有個狹隘的限制，怎樣限制法呢？寫在下面：

一個月只許寄一次信，每次每人不得過三封；寄信的日期，不是初一，便是十五，那是預先規定好了的。但，因為須受檢查的緣故，你的信至少須在半月以前交出去，否則必被擱置，等候着下一次的寄信的日子。信的內容呢，

哼，什麼也不能寫，祇能寫「平安」，祇能寫「好」，祇能歌頌，祇能稱讚，要是發現了半個不字，那就該你倒霉，被扣留起來不寄出去，嚴重些還要拉你到「訓誨室」裏去申斥一番。

於是，你要是有「秘密」的話，只得大顯神通地走「私信」。

監獄裏的人們的通信是多麼難呵！

賊

諸君，你大概還不會忘懷了監獄裏的艱難而墨記着「洋鐵皮」「雪花膏瓶」「紙版」「鐵條」「煤炭」……等等的來歷吧？好，現在趁這機會來一齊

告訴你。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進監獄，一句話是做「賊」偷來的。

賊？絲毫不足驚異！老實說，這還是監獄裏的土產哩。——有許多囚徒是因爲犯了做賊的罪而被囚起來的。

你大概要發問了：『監獄裏的賊是誰做的呢？有專司沒有？抑或人人都？』告訴你，賊的職務，那能够人人去做，要是全世界的人人人做賊，那末，誰是被竊者呢？何況這是個監獄！祇要一思量賊的產生，你便會明白是根基於「需要」了。監獄裏既需要或種東西，而却又沒有現成的拿來供應，於是乎只得出之偷的一途了。偷，當然不會是人人去偷，只是瞧着有偷的機會而自己又有偷的本領的人去實行罷了。

我想，你現在想要知道的是偷的方法。這平凡得很，似乎不值得說——但不妨說說罷。

最有偷的機會的，要算是那班成日價跑出跳進地活動着的負着「五等有期徒刑」的徒罪的「苦力」們了。他們因為要撒糞，所以很容易得見「世」面，於是，洋鐵皮雪花膏瓶紙版等等便被他們用了天工巧妙的手段偷進來了；他們因為要煮飯，於是，煤炭等等便被他們用了神出鬼沒的技術偷過來了……

至於那些老沒根們的苦力呢？他們是窩藏者，他們是販賣者。任憑你搜檢得嚴，任憑你禁止得厲，無論如何，終於參不透他們那種瞞天過海似的本領。你不信吧？哼！他們還有這樣的豪語哩：

『只要不是「火車頭」，我都能把牠弄進來了！』  
因為火車頭比獄門大，弄不進，沒辦法！

監獄不但是一個「安樂窩」，簡直是一個「極樂世界」！  
你看，我已經告訴了你許許多多的故事，奇蹟，閒情，逸趣……哈！多得很呢，真是寫不完，說不盡！——要是「一樁樁一件件」地詳細寫來，還怕不會是一部比二十四史還要宏偉的大著作！

真的，要是你愁着沒衣穿，那你就進監獄；要是你愁着沒飯喫，那你就進

監獄，要是你愁着沒屋住，那你就進監獄；要是你愁着沒事做，那你就進監獄；要是你愁着不開心，那你就進監獄；要是你愁着不成名，那你就進監獄；要是你愁着……

總之，總之，監獄是一個「安樂窩」，監獄是一個「極樂世界」，將無往而不開心，將無往而不享樂——雖然這其間有趣有苦，有苦有趣，免不了趣中有苦，却實是苦中有趣；而且，在現世界，在滿目瘡夷的現社會，又那來的一寸乾淨土，徒有「趣」而無「苦」呢？彼此衡量起來，我還是說：『監獄的確是一個極樂世界』

諸君！你怪異着我的「掛一漏萬」「語焉不詳」而欽羨那個世界——監獄——嗎？那末，請自己進去體驗來！

---

有 版 權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版

---

微 明 叢 書  
苦 趣

---

作 者 *A. A. Sofio.*

編 者 微 明 學 社

總發行所 上海開明書店

---

改正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

1 9 2 9

---

88

87

282467

(2)

X